



女儿梦

情怀

◎陈慧

做了一整夜的梦，直到早上起床后梦里的一切还历历在目：在梦里，我突然生了个女儿，所以不得不被遣回到了十年前刚刚生下儿子的那个状态，笨手笨脚地给女儿换尿布、喂奶，手忙脚乱一场后疲惫地抱着柔软的女儿入睡，睡下了又做着梦。

大的一个梦套着小的一个梦，虚虚实实的让人犯糊涂，等到滴滴答答的雨声把我从梦中催醒，我才发现儿子一条粗壮结实的小腿被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咦！那个粉妆玉琢的小娃娃呢？

一直想着有个胖嘟嘟的女儿，可以没有大眼睛，可以不肤白如雪，可以没有纷乱的小卷发，但至少要有一只浅浅的酒窝和一笑起来就像朵喇叭花的、红红的小嘴唇。每个清早在她可爱的羊角辫上绑上两只跃跃欲飞的粉色蝴蝶结，在安静的夜晚带着急切的心情飞针走线地为她缝制许多别致的、独一无二的小裙子，白色的袜子，黑色的小皮鞋，把她打扮成精灵公主的模样，仿佛只要插上一对灵巧的翅膀，她就可以咯咯笑着在我的身畔快意飞舞。

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姓乔，三十多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语气温和。服装技能课上，她会悄悄地溜到学生的操作室里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她本是教语文的，因为对服装制作有着浓浓的兴趣，间或摇身一变，成了认真的学生。她的成品或半成品都带着娇滴滴的气质，那是她为上小学的女儿设计的。她的缝纫基础较为薄弱，线脚踩得歪歪扭扭的，通常是做到一半时就对着缝纫机上的活计发愣。服装这一行，设计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往往脑子里想象得美轮美奂的作品，操作出来后效果完全大相径庭。在三十几个学生里，专业课我学得并不出挑，但童装是我的长项，授课的老师从来不讲解童装的结构，我所有对童装的领悟全部来自于傍晚时分徜徉在街头的几十分钟里。那几十分钟——我用来自对窗里挂着各式各样的小裙子发呆，静静地发完呆，下一次就可以一鼓作气地帮乔老师完成残局。高中的三年里，乔老师为女儿添置的衣物多半出自自我手。

很难想象那时候的自己，十七八岁，带着似是而非的老成，辅助了一个母亲细致的心思。小时候缺失的、向往的东西，长大了便下意识地去寻找，去靠拢。我的童年没有漂亮的衣裙，等到成年了，渴望还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蓬勃生长。设计童装是个上好的引子，在很大程度上治愈了我隐藏的缺憾，于我手下生成的裙子而言，是新生，于我心中盘旋的愿望而言，是成全。

穿着我制作的衣服的第二个小女孩是我二姐的女儿，从她尚在襁褓时所需的小被子、睡袋、衬里的偏襟毛衫、外穿的棉衣棉袄以及婴儿车的布篷子到满地飞跑后的一应衣物，皆是我的手作。其时，并不知道小孩子的性别，但我固执地感应那一定是个女孩子。小孩子出生前的一个月，母亲买来纯棉的花布，比画好她认为合适的式样，我左手拈着竹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划衣粉郑重其事地在摊得平平整整的布面上落下印记。外婆为甫出世的外孙制作一系列衣物是苏中地区的风俗，母亲年迈，眼神不好，早几年就失去穿针引线的能力，缝制事宜完全赖我手。那些天，爸爸把缝纫机搬到天井里，母亲戴着老花眼镜充当监工，缝纫机哒哒的声响从我的脚底下流了出来，布片在手心里转了几个圈就成了可爱的衣服。我和母亲坐在暖暖的太阳底下，把做好的小衣服看了又看，仔细抚平，相视一笑，心领神会。

怀孕的时候，不止一次在月夜里祈求神佛能赐予我一个女儿，但最终与我有交集的是个小子，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有时候望着愣头愣脑的儿子，心里编排了多少次的母女相亲相爱的画面与酝酿了无数遍的为女儿亲手缝制衣鞋的场景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搁下了。

镇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儿子已经高出她半头了，竟然又生了个女儿。某日，抱着肉滚滚的闺女一路走来，宛如怀抱一块美玉，心满意足地接受路人的问候与赞美。我伸出手指轻轻地触摸了一下蜷在母亲臂弯里熟睡的胖娃娃，仿佛在触碰一个流连已久的梦。

女人心，女儿梦，梦里梦外一片情！

最浪漫的事

微视角

◎潘玉毅

早上下了雨。上班路上，看到一对老年夫妇走在街边。他们的年纪已有七八十岁，虽然雨下得很绵密，他们也未带伞，但他们互相搀扶，十分从容，时不时转过头去说上几句，让人看了，甚觉羡慕。

这样的画面温馨而耐人寻味，远比电视剧里演的生离死别要来得真实感人。在我看来，他们蹒跚的步履可以媲美这个世上最美的舞蹈。

每个未婚或者已婚的人心里都怀揣一个梦想，就是同自己喜欢的人相伴到老，一辈子生死相依。我亦如是。我不禁寻思：如果有一天我同妻子也到了这般年纪，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互相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过每一个黄昏和黎明？想着想着，我忽然笑出声来。

少来夫妻老来伴。两个人，互为依靠，一起经历人生的苦与乐、悲与喜，不离也不弃，这件事情只是想想，便叫人觉得欢喜。当然，在漫长的一生里，或许每对夫妻都有拌嘴的时候，但是不管再怎么吵，他还是那个千金不易的老头子，她还是那个至死不渝的老太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慢慢聊

……”曾经听过许多首老歌，但听来听去还是觉得这首歌最好听。因为它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希望仍能陪着深爱的你一起闲步晨昏，柴米油盐地过日子。

这个世界上，相爱的人原有许多，相爱到老的却要少许多。就像走路，走完一程容易，但是走完一生就难得多了。有些人的分离是因为彼此间不够包容，有些则是因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前者固是可惜，后者亦是无奈。

贫也好，富也好，是人都要老，等你老迈不能动弹的时候，肯陪伴你左右的多半是那个知心知肺的体己人。所以，当身边的人一切都还安好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对待。我曾见过一个深情的老人，自己身患重症，但是为了照顾老年痴呆的妻子，说什么也不肯搬去养老院。情深如斯，自然抵得过千般浪漫。

而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与妻子手牵着手，从少年一直到老年。下雨了我为她挡雨，天晴了我为她遮阳，她高兴的时候我陪她笑，她不高兴的时候我哄她笑。当我们一起外出旅行，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为她拍下照片，将来等我们老了，就坐在小矮凳上，翻出相片一张张地看，在纸上把走过的路、到过的地方重新再走一遍、看一遍。于我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于她，亦如是。

在阳台上种菜

绿生活

◎顾常平

我有6只泡沫盒，横列于南阳台，把阳台的南边占得满满的。

我的菜籽极多，籽有余而地不足，一直是我的遗憾。菜籽多，每只泡沫盒，都密密地撒下去很多。

为了便于管理，播种的时间，每只泡沫盒都相隔一周，于是长的菜也就大小有别。在我的心里，它们仿佛就是1~6年级的学生。

一年级的菜。幼苗极密，都齐齐地向上长，都想长着脖子，伸出泡沫盒的边缘，去看外面的世界。它们的身子一律向南微倾，南边有阳光，万物向阳。极幼的菜苗，虽只一寸来高，却蓬蓬勃勃，想追逐阳光。

一年级的菜，长得极慢。我每天都要伏在窗栏上看它们几遍，每次看到的菜，几乎都一样。一年级的菜们都已长一个多月了，但如它们都采集拢来，也许还不到一握。

看着一年级的菜，心里就会长出“拔苗助长”的故事来。过去都一直把“拔苗助长”的故事当作笑话看的，但自阳台种了菜，我就一直很理解那个拔苗助长者，也很佩服编这个成语的人，他把种苗人内心的急，揣摩得太透了。

二年级的菜。它们还是小，但与一年级的相比，它们明显地大了。种菜跟养孩子是一样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自己的孩子每天看见，总觉不着孩子有啥变化，但养了几个月，在春风和煦阳光融融里抱出屋去与别人的孩子一比，才知道几个月没有白养。菜也是一样，二年级的菜虽只比一年级的菜早长一星期，但明显地比一年级的要大。二年级菜里最小的个儿，都可以做得一年级里的班长。

二年级的菜，是那盒里删去一半的苗后剩下的。所以，与一年级的盒里相比，显得同样的密。

三年级的菜，已看得出青菜的样了。它们的数量更少，远不及二年级的四分之一。为了它们的生存空间，那盒里四分之三的菜都已被删去了。这就使得剩下的菜，有了横向发展的可能。而菜们确也不负所望，已舒着叶横长开来了。

长到三年级，菜就有了麻烦。麻烦是虫子。一开始也看不到什么虫子，待菜叶有点儿发蔫，凑近了细看，我的近视了的眼才看清那些隐在菜叶背后的虫子。到网上一查，才知道是蚜虫。网上有好多治蚜虫

的方法，但于我都一无所用。适用于那三年级的菜，最有用的治虫方法，是纯手工。每天清晨，花几分钟时间，去每株菜上每片叶上轻轻地抚去，即能抚杀蚜虫。实行几天，颇见效果。

四年级的菜，已过了麻烦季，水灵灵的样，多看了就会有采了去的冲动。从对面的楼看过来，或从楼下抬起头看，都已看得到它青青的绿的。因为它们的绿，曾招来过远处的雀，也招来过蜂。蜂飞到四年级菜的上面盘了几圈，最终却是落到五年级菜的一片叶上去了。

五年级的菜，每株的叶都是重重又叠叠的。叶是菜的枝，也是菜的身。最里面的叶，就是菜的心了。作菜心的叶，其形状与其它叶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说有，它就是菜里最柔嫩的部分。柔柔的心，总是被层层地包裹，这一点菜与人是一样的，但菜比人简单。所以蜂就喜欢菜，不太喜欢人。蜂宁愿落在菜的最外面的一片叶上，也不愿落在人的长满智慧的脑上。蜂用不着担心菜，却必得担心人。五年级的菜，其数量已不及四年级的三分之一。

六年级的菜只剩6株，但株株茁壮，棵棵直立，它们是那盒菜里层层筛选后的最幸福者。它们已完全脱却了南倾的姿态，颇有而立的风度。阳光能毫无保留地照在它们身上，风也能吹得它们的叶微微地颤。它们也懂得每天给它浇水的人的冀盼，努力向高，向上，力争在开花的季节里，开出黄黄的小花，而后，再结下累累的籽，为明年的春播，做好准备。

我在阳台上种菜，共有6盒，都舒心悦目，且一盒有一盒的精彩。

